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一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莊加切

會吳見會于鍾離柤張氏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柤水左氏曰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高氏曰左傳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諸柤則柤

者鄭地而楚人所由之道也吳在柤諸侯因往與吳會以謀楚焉然吳人者名謀楚而實窺中國者也而晉合諸侯從之與鍾離之會同然鍾離之會諸侯之大夫往從吳至戚之會吳來從諸侯今柤之會則諸侯復親往從吳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貫道王氏曰晉方患楚欲通吳而吳道多阻今於彭城之柤會吳道其來路也悼公以十一國之君屑吳吳始横矣爭長之漸兆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作傳梁

杜氏曰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偪陽妘姓國彭城傅陽縣也張氏曰即徐州沛縣左氏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皐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辠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未詳信否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

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存耕趙氏曰會吳非矣滅偪陽何哉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悼公欲通吳之道而滅偪陽以亂易亂也莘老孫氏曰若晉者所謂因諸侯而為利名恤災救患而實自封殖者也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二大夫皆帥師帥省文耳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

師于訾毋高氏曰鄭背盟主而即楚又與楚人同伐

與國辠不容誅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師伐秦

左氏曰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

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

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

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
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
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
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
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
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
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罃
伐秦報其侵也未詳信否木訥趙氏曰楚既得鄭則

兵及於宋勢也楚鄭伐宋晉不救宋而伐秦非所以伯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義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魯國卿大夫唯私室之務則公室之不競宜矣且去年同盟于戲今年又會于柤又方同會伐鄭退受莒兵而不能禦魯必有以取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敗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强弱事勢爲先後也愚謂薛杞二伯序於諸子之下亦然此亦功過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羊穀梁作斐陸氏曰據字子駟宜爲

騑

騑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左氏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
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
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
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
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
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

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髙氏曰爲大夫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孫氏曰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失刑政也○康侯胡氏曰卿大夫者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閒有偃息談笑而郤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

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邦衡胡氏曰盜乘釁而至者也苟無釁隙盜豈敢犯哉三子者不能佐時憂國日尋干戈何異負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殺之何悔哉

戍鄭虎牢

不言諸侯戍之者蒙上諸侯伐鄭之文也城虎牢不言鄭而戍言鄭未詳案左氏言鄭及晉平豈爲鄭戍之歟然下書楚救鄭次年鄭復侵宋則左氏之說又

可疑姑闕以俟知者張氏曰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豈伯主服人之道乎愚謂亦以見晉之眷鄭如此而鄭之反覆如彼也義又見五年戍陳○案成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今晉之伯區區與楚爭鄭戍鄭雖足以少戢問鼎之氣而功烈之卑如此王伯之道厥效較然有天下者可以知所擇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旣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

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愚謂春秋凡書救皆彼善於此者也此書楚救鄭非許之也見楚人之強而敢與中國爭衡也楚强而與中國爭衡則足反居上首顧居下王綱墜人道亂矣義又見

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氏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增立中軍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

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孔氏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其邑之民以為已之私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家各自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役謂供官力役即唐之丁也邑謂賦稅若唐之租調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害以懼

民毆之使入已耳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其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又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分歸公也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劉氏曰至襄而作三軍也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及其舍之也又曰舍中軍明二軍猶在也孫氏曰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次國而

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莘老孫氏曰蓋三桓而欲弱公室強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一軍春秋以爲亂王制竭民力書曰作三軍也○高氏曰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兵數之大率如此其實皆藏於農歲役不過三日此先王之法也魯次國也雖合二軍必天子以牙璋起之然後取之於農耳亦何俟於作哉三分公室各取其一而作爲三軍王法所不容也故不書作中軍而云作三軍者雖二軍

亦不可作所以皐三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見成十年此但四卜少殊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

甚矣晉能騄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説之使

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

宋可矣若我伐宋則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

且告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夏鄭子展侵宋未詳信否獻可杜氏曰甚哉鄭之不

道也介於晉楚不能以尊中國為心以致二國交伐

不已今復侵宋以起諸侯之伐義又見莊十年公侵

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曰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高氏曰齊光十年在滕子薛伯上已爲僭矣此會又在莒子邾子上於是爲甚見世子之益驕貫道王氏曰悼公進光不以

禮光亦不自安於禮卒之見弑宜也愚謂此亦功過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葉氏曰當從二傳京鄭邑太叔所封也未詳孰是

杜氏曰亳城鄭地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左氏曰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民踣其國家義見莊十六年○師氏曰案去年秋諸侯伐鄭者晉悼之初駕今伐鄭而盟于亳城北者再駕也伐鄭而會于蕭魚者三駕也左氏謂晉侯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不能爭者此也

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葉氏曰前出而伐鄭者未

知鄭服而盟也告伐鄭而已今雖盟而非其出告之
事故復以伐鄭致也

楚子鄭伯伐宋

鄭至是與楚人三伐宋舉自見也義又見莊十年荆
敗蔡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杜氏曰蕭魚鄭地鄭服而諸侯會左氏曰諸侯悉師

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臧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閒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

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程子曰鄭不可信而晉悼公推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邦衡胡氏曰所謂彼善於此者也其郤楚之功亦庶幾召陵城濮之風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黄氏曰案左氏所載鄭之侵宋者鄭子展謀欲從晉故伐宋以致諸侯之師而後與之也諸侯伐鄭而同盟于亳城北者時鄭方行成故盟諸侯使毋貳也楚子鄭伯又伐宋者楚未

知鄭之陰已附晉尚率鄭以伐宋而鄭姑從之也晉又會諸侯伐鄭而會于蕭魚者鄭於是始決於從晉也楚執行人良霄者鄭已從晉使告於楚楚無以制之而姑執其行人以泄憤也夫鄭自公子騑公子發公子輒三人決於從楚故鄭歲受晉楚迭至之兵三子既為盜所殺子展當國改謀從晉知所向背矣然不即安於晉必伐宋致師待晉師再伐已而後藉以絶楚恐非謀國之要策若晉悼極力求鄭卒成蕭魚

之會則伯功之盛也

公至自會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竊疑魯大蕭魚之功

出雖以伐鄭告而歸以會告爾然不敢質也義見桓

二年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音消穀梁作宵

杜氏曰良霄公孫輒之子伯有也左氏傳見上文高

氏曰此著晉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絶於楚

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能得鄭者勢分於吳也勢分於吳無如之何故執良霄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斯見楚力盡於此矣鄭於是乎堅從晉也

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伐秦之役也晉無故伐秦秦又報復之皆憤兵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台穀梁作邰

台杜氏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鄆東鄆也見成九年孫氏曰莒背蒲魚之會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事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曰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康侯胡氏曰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衞莒入向○貫道王氏曰

魯自鄟亡而莒實爲鄰伐魯東鄙屢矣小國既滅鄟又求多於魯台費之境也故宿出救而入鄆他時取鄆疆鄆田而季氏之費廣袤踰封君則實自宿始強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曰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九月吴子乘卒

存耕趙氏曰吴前此不書卒自戚之會列於諸侯故

乘以死赴於中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見公在外不朝正於廟也義又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

夏取郚音詩公羊作詩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杜氏曰郚小國任城亢父縣有

郚亭義見莊十年齊滅譚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高氏曰楚共王也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城防

木訥趙氏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

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魯既事晉而

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高氏曰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貫道王氏曰自季氏城費而後各城其私邑防臧氏之邑所謂以防求爲後於魯者也武仲據邑以請非以其城池之固乎未詳是否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蠆勑邁切公羊作蠆下同

叔老公孫嬰齊子叔老齊子也書人微者也杜氏曰向鄭地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内大夫出會未有兩卿同行者此言季孫叔老見襄公失政小人之用事者衆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高氏曰四卿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邦衡胡氏曰兩卿出會大夫旣見於襄兩卿及盟諸侯又見於哀以戒後世小人不可使至衆衆必亂邦矣

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括公羊作結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宫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

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

役未詳是否高氏曰春夏興師煩擾中國邦衡胡氏曰秦强敵也其與晉交伐久矣十一年又伐晉是好亂也然非不可懷來者晉遽合諸侯之師以伐之而以征伐之權委諸大夫失刑政矣○木訥趙氏曰用諸侯之兵以報己怨舉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左氏穀梁無衎字葉氏曰闕文也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

有不可誣也有辠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
辠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辠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辠也告亡而已無告無辠
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
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
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
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

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康侯胡氏曰臣而逐君其辠已明矣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也愚謂自成七年書孫林父出奔晉十四

年書孫林父自晉歸於衛又見於鍾離善道之㑹又來聘而遂盟而終之以衛侯出奔則權臣逆命晉厲黨惡皆可爲後世鑑不特衛侯之不君也義又見桓十五年鄭突奔蔡

莒人侵我東鄙

高氏曰莒自滅鄫之後凡四伐我矣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見文元年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衛足見晉伯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於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畢惡自

見貫道王氏曰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非正名之義矣是役列國之大夫爲會政在大夫不可反矣高氏曰剽逐其君而篡其位王法所不容而晉合諸侯以定之無王之甚也義又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黄氏曰荀偃本亦弑賊故爲逆賊孫林父謀而成其亂於孫林父之私邑凡今年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剽賊而衎歸有二

君者十年晉實爲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高氏曰凡因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如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於劉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傳者因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同文故誤增于劉二字耳

義見成三年晉荀庚來聘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曰劉采地夏名也劉夏非卿故書名也任氏曰劉夏書名士也愚謂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主之娶后亦使同姓主之故魯史得書於策而春秋因以見義耳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風化何以成乎○莘老孫氏曰天子無親逆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后者二祭

公得行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譏之春秋周王十二而逆后者惟二足知非禮則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成見桓六年杜氏曰遇魯地左氏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高氏曰齊於是貳晉是時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齊固有憾於諸國矣而猶懷夫袁婁之恥者

也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已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以見意焉愚謂齊侯伐魯固無王矣然自晉士匄會林父定衛剽而齊始背盟成魯邑也而書救又書至遇則王綱不振襄不能君三家分魯舉形可見自此至十八年齊五伐魯故又為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起文也○君舉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内不言君將於是書救成而不敢進矣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成公羊作郕

杜氏曰郛郭郭也高氏曰成郛壞而以非時城之也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爲魯患而不可墮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是也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邦衡胡氏曰城築二十有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見文襄之際大夫張矣故帥師而城者皆三家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晉悼公卒遂不克會貫道王氏曰邾屬於齊而黨於莒齊莒來伐故邾亦效尤義見隱

二年鄭伐衛。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

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黄氏曰悼公生十四年而立三十而卒其經營楚鄭時方二十四五功視桓文而德過之嗚呼盛哉木訥趙氏曰晉室中儥三郤誅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爲宋圍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

陳鄭外抗強楚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忍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其功業直將俎豆文公於百載之上襄成靈厲有慙德矣以傳觀之所以成伯業者抑亦內外兩治者歟其為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康之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官民無謗言所以復伯業若傳果無溢美則悼公直出桓文之上餘見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高氏曰三月而葬簡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存耕趙氏曰平公彪欲合諸侯以爲榮不待期而葬父使下從大夫之禮無人心矣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古闃切

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於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孫氏曰溴梁

晉地杜氏曰湨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鷄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即諸侯大夫可知左氏曰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祈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公羊曰諸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曰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

晉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
父志夫居喪而出會失盟主之禮矣是時齊有崔高
衞有孫甯六卿分晉三家柄魯祿去公室浸以衰微
聖人因此盟以著喪亂之階康侯胡氏曰上二年春
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十有三國之
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
事也使大夫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
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

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弗預謀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劉氏曰邾莒交伐魯將討焉而悼公卒平公即位

知莒子郲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巳之不可以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非正本之意也孟子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夫孟子可謂知本矣何氏曰諸侯有辠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録以歸惡其專也

齊侯伐我北鄙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爲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夏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貫道王氏曰書至於齊伐之後見諸侯之會未散而齊已抗矣

五月甲子地震

義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寗殖宋人伐許

高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微者也宋當在諸國之上今列衛寗殖下故知微者也愚謂二者皆魯史之文也邦衡胡氏曰衛寗殖

出其君其惡大矣鄭伯茍偃會之伐許是黨惡也義

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羊作郕

成見桓六年義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

起文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春秋本義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黄爽遐

春秋本義卷二十二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苦耕切公羊穀梁作瞯）

邾子宣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爲其冬邾人伐我南鄙起文也○孫氏曰前年晉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宋人伐陳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缾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曹人愬於晉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又為十八年晉執石買起文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羊作

洮左氏無齊字

杜氏曰桃弁縣東南有桃墟左氏曰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高氏曰齊爲二師以交攻魯其恃衆暴寡如此況齊魯仍世昏姻之國也數年之閒見伐不已見魯政之衰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爲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宋華臣出奔陳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爲齊故也愚謂邾宣公卒未踰年悼公居喪興兵以伐魯其辠著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爲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

在喪而復興兵伐我者叛晉與齊也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義見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高氏曰皐中國不當與之交接也且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是晉強而附晉伐秦也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是秦強而附秦伐晉也劉氏曰蕃服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不與者

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曰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爲曹故也黃氏曰爲石買無故伐曹而執之也然不當因其爲行人而執之張氏曰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義又見莊

二十七年齊執鄭詹○劉氏曰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黜叛夫而誅亂臣者則莫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有若是乎夫賞不當其功罰不當其辠不祥莫大焉大惡不舉小過必察猶不當其辠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侯公羊作師左氏或作師

許氏曰齊人四年之閒六伐我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雖魯有以取之然諸侯相陵未有若是

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義又見隱二年鄭
伐衛亦爲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同圍者共圍也諸不言同而此言同者因舊史之文
而不革也劉氏曰同圍之者猶曰環之也左氏曰齊
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㲄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

神主曽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

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

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

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葉氏曰靈公以十五年伐我北鄙至是連伐我者五歲再圍成又圍桃圍防我之虐於諸侯未有甚於齊也故嘗以叔孫豹請於晉於是荀偃從之而諸侯之師無不盡其力則是雖以魯出而所以圍齊不以魯也故圍齊之城

周其四門非共惡之能若是乎周公封蔡曰睦乃四鄰夫不能睦其鄰亦不能睦其國也國何以守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亦紀實事以起葬曹成公之文耳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
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
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
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
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
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
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
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

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義見莊十年荆敗

蔡師。高氏曰楚於是復爭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作阿

杜氏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屬濟南郡即督

揚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

邑左氏曰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高

氏曰盟者何平公修伯也雖盟焉楚鬬於南齊易於

後吳人且張一郛之微而從而背睽之盟奚益哉義

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晉人執邾子

左氏曰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張氏曰前年執邾子以其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忌劉氏曰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刼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刼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何以服人心而正其辠乎高氏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下書取邾田自漷水則知為人之君而奪其地此平公之伯政也

公至自伐齊

貫道王氏曰此圍齊也何以致伐蓋以伐齊出而終之以圍也劉氏曰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案此與僖二十九年圍許致圍不同者蓋彼以會出而遂圍許故以圍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耳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

取邾田自漷水漷好虢切

杜氏曰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漷水出東北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左氏曰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張氏曰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伯威以強取明矣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旱矣魯以諸侯之力既執其先君又執其嗣君亦可已矣又取其田蓋已甚矣晉劫邾使與魯豈伯者之舉哉但書取邾田足矣又云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爲界言其取之多

也又舉其亂先王之疆理也○愚案邾屢伐魯信不道矣爲魯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正名其舉以伐之可也因伐齊之舉倚晉以執其君取其田則是挾詐以爲利也何以服人心哉春秋先書邾魯之盟繼之以執邾子又終之以取邾田則晉魯過惡著矣後世鑒戒昭矣

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拜師黄氏曰拜其爲魯伐齊且

取邾田以與魯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葬曹成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案伐齊左氏以爲晉命也張氏曰討强暴之辠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皆未詳信否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羊作瑗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爲齊殺高厚及二十年齊侯澶淵之盟起文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邦衡胡氏曰襄昭之際大夫專權凡帥師而專伐者多非君命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士匄引師而還亦庶乎彼善於此之義矣愚謂諸侯非王命而侵伐人之國皆惡也況大夫帥師哉士匄聞齊侯卒而還其惡大其善小春秋紀其實以戒後世非獨善

之而已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譏世卿也蓋慶父爲三桓之始以奔莒不書卒其子公孫敖亦奔莒至蔑而始書卒蔑之後仲孫速仲孫羯仲孫貜仲孫何忌皆執魯政是以謹志其卒以見父卒而子繼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又爲二十年仲孫速居喪盟莒伐邾起文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曰齊侯娶於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

唐以叛齊崔杼殺髙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愚案此必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殺之故以國殺而又曰殺其大夫也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木訥趙氏曰齊之權臣崔與髙也髙既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髙之殺崔之幸齊之不幸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羊作喜

左氏曰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臯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冬葬齊靈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城西郭

左氏曰懼齊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邦衡胡氏曰西郭國之内城夫懼齊而城其内城則魯之弱滋甚

矣書此以戒為國家者修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何區區勞民而城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曰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愚案此柯非莊十三年之柯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許氏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此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事如此故屢書之

城武城

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左氏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高氏曰襄公四書城邑非本務也使民饑而散雖城之孰與守之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羊作遫

速仲孫蔑之子莊子也杜氏曰向莒邑左氏曰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高氏曰

向本屬莒宣四年取之莒是以數代魯前年諸侯盟于祝柯故二國復自盟以結好自是二十年莒魯不交兵逮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此辠惡可見者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切

杜氏曰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衛地張氏曰唐置澶州後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曰盟于澶淵齊成

故也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蓋亦越禮畔道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公至自會

高氏曰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仲孫速帥師伐邾速公羊作遬

許氏曰祝柯之會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梁作濕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此出奔楚尤辱爾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黄公羊穀梁作光後同

邦衡胡氏曰陳侯之弟而出奔甚其叛兄而失守也楚南蠻而即之惡又甚矣夫兄兄弟弟而家道正弟而出奔固可辠矣兄亦未爲得也譏千乘之國不能容其親也○愚案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況兄弟乎爲人弟而出奔天倫絶矣

叔老如齊

齊與魯平於是通聘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季孫宿如宋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葉氏曰以漆閭來奔者據其邑叛而歸我也杜氏曰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
任氏曰兖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
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左氏曰邾庶其以漆閭
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
是魯多盗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盗武仲曰不可
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盗何故不
可子爲司寇將盗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
外盗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盗子爲正卿而來外盗使

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高氏曰庶其叛其君又盜其土

地來奔於魯其辠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利主逋逃惡自見也○木訥趙氏曰令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匯爲賊淵黄氏曰此所謂春秋三叛臣者也然魯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兹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與

夏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晉大夫懷子也左氏曰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

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吾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高氏曰盈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焉以楚强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爲二十三年欒盈入於晉起文也○邦衡胡氏曰凡書出奔楚者惡其失守出奔而又即安於蠻荆也當是時衞侯鄭

蔡公子履陳侯之弟黄陳鍼宜咎蔡侯朱宋華亥向寧華定王子朝徐子章羽皆奔楚者也此非特傷中國之衰日入於强楚蓋深戒後世有國家者不可即安以貽悔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之閒而日七食禍變重矣郭綱曰此不入食限而食焉政教之失然也義又見隱三年○高氏曰連食兩月變之大者

歷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度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而此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下至漢晉以來亦或有之不可委之天數之常故聖人必以爲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或怠後世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益以爲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勸之且曰前既無驗此奚爲哉亦數而已矣目習於見耳習於聞而不復思上帝之怒不足獨當而下延禍

於衆庶於是斯民皆怨其上而民心離矣孟子曰王無辠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爲人君者可不戒哉

曹伯來朝

曹伯負芻之子左氏曰曹武公來朝始見也義見隱

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音壬

杜氏曰商任地闕邦衡胡氏曰會于商任沙隨齊平故也自諸侯圍齊至澶淵之會而齊始平故商任

沙隨齊侯與焉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高氏曰著不朝正於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沙隨公羊穀梁薛伯上有滕子二字

沙隨見成十六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令尹子南也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匄古害切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邾畀我來奔畀必利切公羊作鼻

孫氏曰此言邾畀我來奔者惡内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叛人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葬杞孝公

杞伯三月卒而葬於夏非二月而葬則三月四月耳可以見其速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案晉殺趙同趙括蔡殺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而此言及呂氏以爲慶虎慶寅之辠不等故言及愚謂此亦舊史之文耳不必執彼以例此也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言自楚有奉也夫爲人弟而奔異國又倚異國而歸陳其辠著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康侯胡氏曰曲沃者欒盈所食之地張氏曰在河東
聞喜縣左氏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
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
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
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
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
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
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宫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

其惟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衰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隷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

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孫氏曰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者欒盈

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于曲沃明曲沃大夫納之劉氏曰曷爲不言叛非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高氏曰昔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欒衍強盛必叛之邑也愚案宋魚石入於彭城將引楚作亂也晉欒盈入于晉自作亂也皆亂賊也春秋書之不特爲人臣之戒亦所以著君人者不能正身治國防微

杜漸而封邑踰制假臣以權卒之亂國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氏曰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

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髙氏曰齊侯因晉有欒氏之難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晉為盟主而衛其同盟也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

成於此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羊穀梁作俞

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莘老孫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常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救之義也豹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能救豹辠明矣愚謂亦見三家之專而魯君威命之不行也

已卯仲孫速卒速公羊穀梁作遬

此譏世卿與次年叔孫豹侵齊起文也大意又見隱

元年益師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臧孫許之子臧武仲也左氏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

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遂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其出乎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杜氏曰阿順季孫爲廢長立少以取奔亡

晉人殺欒盈

左氏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愚謂凡言殺其大夫者譏其專殺也欒盈作亂人所當討故以討賊之辭書之與鄭良霄同亦衛州吁齊無知之類也可爲亂臣之戒矣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左氏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

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莘老孫氏曰莒小國齊諸侯之強而世爲盟主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皐之尤大者也　黎氏曰春秋用兵雖多無書襲者此獨曰

襲譏諸侯行盜賊之事臧武仲於其伐晉亦云聞晉

亂而後作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杜氏曰賀克欒氏義見僖七年齊

來聘

仲孫羯帥師侵齊

羯仲孫速之次子孝伯也左氏曰孟孝伯侵齊晉故

也髙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無功故仲孫

羯於是乎侵齊羯代逮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皐自見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戴氏曰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羯之侵齊為晉復怨夫當事而救不致力既事而聘何益於晉當齊伐晉不能擊齊既退而侵何損於齊君子是以知其為文具也

夏楚子伐吳

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義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楚怨吳之與晉雖

吴與晉不交者已十年至是凡三伐吴矣高氏曰於此見楚弱而吴强也自襄公言之十一年失鄭十四年伐吴自是舍鄭而不取置欒盈而不事又十年而一再伐吴以是而知楚弱而勢分於吴方急吴而緩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義見二十一年及隱三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曰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未詳信否木訥趙氏曰齊以盜竊之計襲莒無得故崔杼復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邦衡胡氏曰自古姦臣簒弑之禍未有不本於其君假之以權之重而任之久也趙盾崔杼在春秋時姦惡最甚然非一日之積也皆假威弄權盟會侵伐無所不至其君信之深任之篤一旦變生肘腋而猶弗

悟故聖人詳録其漸凡一侵一伐必謹而志之以明兵柄倒持積而爲簒弑之禍故趙盾之將弑則先書其侵崇侵鄭之漸崔杼之將弑則先書其伐莒伐魯之漸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鑒哉

大水

義見桓元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兩月連食異之大者也義見二十一年及隱三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公羊作陳

夷儀見僖元年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左氏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葉氏曰晉之再會皆為謀衛未詳孰是高氏曰杞伯居喪出會覿文見義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自盟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於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不賔明年

乃伐衛遂伐晉又加兵於莒晉侯爲是爲夷儀之會帥十二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未詳是否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三國附楚人以伐中國辠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切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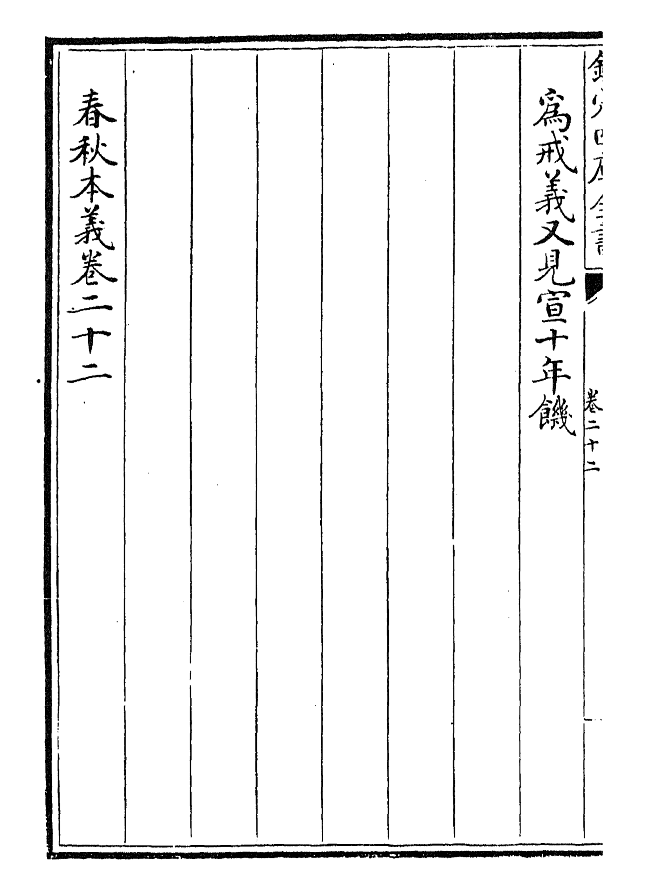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曰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未詳信否愚謂襄公即位未嘗朝京師而使大夫往聘大不敬也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爲大饑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

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康侯胡氏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



爲戒義又見宣十年饑

春秋本義卷二十二